

# LIBERAL STUDIES

## 通識頭條



ISSUE NO. 389

# 個人主義下的道德教育

每個港人都有身份證，顯示他的個人身份 (personal identity)。今天，我們說話時不斷自稱「我」，又「你」、「佢」的稱呼別人。可是，在傳統中國文化裡，「我」字是很少使用的。對父母，古人自稱「孩兒」；對弟妹，稱「為兄」；對長輩，稱「在下」、「晚輩」；對官員，稱「草民」、「小人」。平輩論交，也稱兄道弟。總之，不會說「我」，而是說自己在人際關係中的身份。也不會說你，否則便是無禮。時下的古裝電影或電視劇，便經常弄錯稱呼。

### 謙讓古訓 顯得不合時宜

有一個獨立於人際關係以外的「個人身份」，有一個「我」，其實是十分西方及現代的。美國的通識科教科書，開宗明義第一課，往往是「我是誰？」什麼是「自我」？本地的通識課程，也由個人成長講起，談如何建立個人身份、個人有什麼需求、怎樣成就自我等等。無論什麼教育水平，香港人都喜歡把「我係我」掛在口邊，做人要做「真的我」，要「顯出真個性」，流行曲便經常有這個意思的歌詞。顯然，香港的德育背後的哲學基礎，已經是西方，特別是英美的「個人主義」。

相對於個人主義，中國傳統儒家的德育，有董仲舒提出的五常：即是仁義禮智信，其中只有智是個人的德行，其餘仁義禮信都與別人有關。此外，還有孝悌、忠恕、誠敬、溫良恭儉讓等等，大多是跟人與人相處有關。在今天的德育中，已很少教導了。就算教導，也可能給學生視為「老土、落伍」，脫離現實——事事讓，不是會吃大虧嗎？

### 獨立宣言 人人生而平等

學生這樣想，也不是全錯，事關任何德行，都不能脫離社會。教育是社會化的過程，社會化就是培育孩子既能適應社會現實，又為社會的進步作出貢獻。時代改變了，社會的性質改變了，德行的



▼現代人講求個人主義，追求自由獨立



李卓清 2011



現代社會以個人主義為基礎，孩子都講求「自我」

## 通識我見

### 個人主義 ≠ 自我中心

嘉諾撒聖瑪利書院 高三 陳家怡

個人主義抬頭，幾乎在每一處，我們都不難嗅到它的氣息：社會推崇獨立思想、孩子從小就講究「個人形象」、人生在世的最高層次是「自我實現」。然而，當我們總愛把「我」掛在口邊，是否便逐漸摒棄與旁人共融的重要呢？

把「自我」推到極端，變成「自我中心」的人在香港似乎愈見增多。青年「代表」有「揚名」於網絡的「賜座男」，因拒絕讓座予長者乘客並惡言相向，而被網民把其行為「公諸於世」；中年組「代表」有高呼「你有壓力，我有壓力」的「巴士阿叔」；政治界「代表」則為屢次於會議上向問責官員擲物抗議的議員黃毓民……他們的行為固然教人為之咋舌，更甚是，他們都言之鑿鑿地維護其言其行，並稱之為「個人權益」。

我們都是社會中的獨立個體，我們的權益及思想亦因此受到尊重，但當「自我」過分膨脹，氾濫的「個人主義」便成了「自我中心」的藉口。屆時，你的「自我」踐踏着我的「自我」，他的又掩蓋了你的；沒有互相尊重作為根基的「個人主義」，只是泛泛之談而已。

### 社會安逸 小我抬頭

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高三 劉凡可

古人與今人之間的異處，對理想的追求定是一例。古人多以經世致用為終極目標，「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」的座右銘代代相傳，成為知識分子前仆後繼的人生方向。拋個人名成利就於腦後，以大濟蒼生為標杆。因而有了屈原大夫的投江諫君、有了秋瑾的義勇犧牲。大丈夫志在天下，與國家興亡相比，個人得失算得了什麼？

恐怕再難有現代人有如此無私大志了。問：「長大了有什麼理想？」答：「早日賺大錢，結婚生子，有一番滿意的事業，然後環遊世界！」這便是現代人公認的標準答案。不是嗎？世界如此之大，個人算得了什麼，不如趁年華尚在，享受豐盛無憾的人生。反正國家安危輪不到我操心，做好自己也算是對社會的貢獻吧。

古今有別，別在人生態度與自我信念。古人以天下為己任，今人則以個人、家庭為重，其原因何在？除了因西方民權思想傳入，時代與社會環境的變換無疑也是主因之一。昔者皇朝興亡、戰火綿延，以致「亂世出英雄」，士人均有報國求強之志。時至今日，國際社會和平安定，國家既無外患，內部也鮮有風波，自難引發國民救亡熱情。安逸的生活讓人們有餘暇思己慮己，使理想逐漸由「大我」趨向「小我」。由是觀之，人們對自我的關注也得歸功於國家的進步。善哉！

內容自然亦要改變。過去是「男尊女卑」，今天則講「男女平等」。既然現代社會以個人主義為基礎，那當然要教育孩子什麼是「自我」矣！

要簡單的解釋個人主義，我會引述美國《獨立宣言》開頭的幾句：「我們認為下面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：人人生而平等，造物者賦予他們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，其中包括生命、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。」

### 法律保障 個人基本權利

人人平等，因而不應歧視他人，在法律面前更要求人人平等，人民也可控告政府。保障生命的權利，政府便不能隨便拉人、隨意起訴或監禁。

政府要提供安全網，保障人民不會餓死、有病可就醫、人人得以接受教育等等。

人人有不可剝奪的權利，父母師長也要尊重孩子的私隱，法律要保護個人的權利，不容有權有勢的人隨便剝奪。自由，只要不傷害他人，每個人可以決定怎樣生活，到何處工作，跟什麼人交朋友或結婚，不容任何人干涉。追求幸福比較抽象，每人對幸福的定義都可能不同，要互相尊重。現代人經常都把快樂二字掛在口邊，如祝別人「生日快樂」。個人主義假設了人活著是為了追求幸福、快樂。社會就是要保障每人有追求幸福和快樂的機會及權利。(四之二)

撰文：博文

## 知識點

### 羞恥文化 Vs 罪疚文化

人類學家露美·班妮迪，在她的大作《菊與劍》中，把文化分成兩類：羞恥文化及罪疚文化。

前者以日本、中國為典型，人人都關切別人的感受，要是越軌或做出不道德的行為，便會丟臉，給別人恥笑。他們一旦去到陌生地

方，便可能任意妄為。後者以英美為典型，培養出個人主義者，只按自己的一套道德標準行事，沒其他人在場，也會嚴守紀律；做錯事，沒人知道也會內疚；行事做人我行我素，因而很容易自以為優越、高人一等，歧視或貶低其他人及其他文化。



## 書架

### 文化怪傑細說中國人精神

中國人自稱擁有一些美德：勤儉、刻苦、孝順、知所變通，另一方面卻是封建保守、篤信風水、明哲保身、愛面子、功利主義。這一籃子元素形成了中國人的性格特徵。

社會學家金耀基教授對中國人以下的描述：傳統的中國人的「自我」則傾向於循例重俗、被動閉縮、自給自足。社會結構是以家庭為基礎，並以父子的關係為「主軸」，形成中國人服從權威和長輩、活在禮教的規範之下，也傾向於形式化與面子化。中國人對自然始於欣賞、終於相忘，這形成了融於自然「當下即是」的人格觀，也使中國人產生渾厚、圓化、與物無爭的和平天性，以及欣賞生命、虔敬宇宙與直觀靜省的內心生活。

這裡要介紹清末學者辜鴻銘 (1857-1928年) 用英文寫成的《中國人的精神》(右圖)。這位被稱為馳名中外的文化怪傑，原是馬來亞華僑。13歲到西方留學，先後遊學英、德、法、意等國11年。回國後長期擔任張之洞幕府的洋文案。民國初年時任北京大學教授。

《中國人的精神》闡明中國人的精神以及中國文明的價值。他認為中國人的性格和中國文明的三大特徵在於：深沉、博大和淳樸。要評價一種文明，最終要問的，不是它修建的宏偉城市、建築和馬路，也不是它製造的工具、



器具和儀器，甚至不是學院的建立、藝術的創造和科學的發明，而是它能夠造就什麼樣子的人，以及什麼樣的語言，才顯示出該文明的實質、個性與靈魂。

他學貫中西，精通英、法、德、拉丁、希臘、馬來亞等9種語言，獲13個博士學位；也是第一個將中國的《論語》、《中庸》用英文和德文翻譯到西方的人，被孫中山譽為「中國第一」。他曾經嘲笑英國人，並譏諷美國人沒有文化，又向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講儒學，與文學大師托爾斯泰書信交流，討論世界文化和時事政治，印度聖雄甘地稱他為「最尊貴的中國人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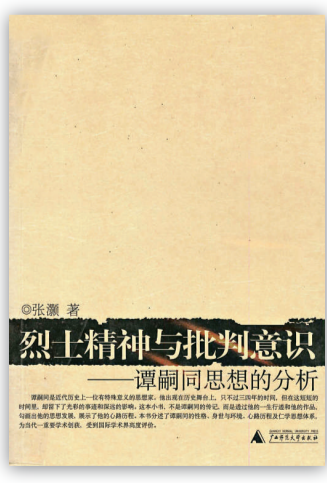
日本的芥川龍之介：當我離開上海時，約翰斯握了我的手說：「不去看紫禁城也不要緊，但不可不去一見辜鴻銘啊！」英國毛姆：在這裡住着一個聲望高望重的哲學家，去拜見他的願望是我這次跋涉的一個誘因。他是詮釋中國孔子學說的最大權威。

可搜尋參閱《中國人的精神 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》試閱版：  
http://www.scribd.com/doc/46181888/%E4%B8%AD%E5%9C%8B%E4%BA%BA%E7%9A%84%E7%B2%BE%E7%A5%9E  
優質圖書館網絡主席 呂志剛 sidneylui@gmail.com

### 譚嗣同 批判傳統道德的先鋒

《走向共和》是近年內地一齣高質素電視劇，導演張黎 (與成龍合作) 最近執導的《辛亥革命》亦是一齣有水平的作品。我教授中國近代史時，常常剪輯《走向共和》劇中的戰爭片段作為教材。本劇除了戰爭場面震撼之外，他的政治鬥爭情景亦甚有戲味。在劇中的後段，譚嗣同為變法而慷慨就義，對比了康有為和梁啟超卻為保命而落荒而逃，令我對譚嗣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為了加深對他的認識，我曾閱讀張瀾的《烈士精神與批判意識》(北京：新星出版社，2006年)(右圖)，本書討論了譚嗣同對中國傳統道德的批評，從中分析他的批判意識與烈士精神的關係。

譚嗣同的最激進主義批判，是向「理」的核心——三綱五常挑戰。首先，他最反對的是君臣之綱。臣民對君主的無條件服從，完全是一種片面的美德。這種美德的結果是人民心甘情願地服從統治者，並忍受任何暴君的奴役。其次，父子關係是一種支配和服從的關係；父親的權力充滿獨裁性，完全剝奪兒子的權利。最後，他對夫妻



關係的批判同樣嚴厲無情；三綱把妻子壓到非人地位，使婚姻成為她們的巨大不幸，把妻子永遠束縛在丈夫身上。因此，他向三綱發起了全面進攻，並號召人民鼓起勇氣衝破一切由傳統道德織成的羅網。

然而，他又發現五常中有可保留的一常，即「義」——規定朋友之間的關係天生是不平等的。他認為，「義」應代替三綱，作為主要的社會關係準則。只有在朋友的基礎上，人們才能以愛、平等和自願的方式聚集在一起。有史學家指出，在戊戌政變中，他不出走的理由是由於對光緒帝的「義」。

由上可知，譚嗣同可算是近代首位挑戰中國傳統道德的思想家，下啓了百年來中國知識分子對傳統道德批評的風氣。他在挑戰傳統之餘，從未有忘記重建道德準則的重要。反觀今天的一些所謂社運人士，確亦喜批評現存的道德規範 (例如反對資本主義的價值觀)，但卻沒有重建一套新規範的能力，實應向譚嗣同好好學習。

香港通識教育會 李偉雄 henrilee@graduate.hku.hk